

1604

魯山文史資料

第十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鲁山文史资料

第 十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封面题字:杜庆彬

封面设计:王应贤

装帧设计:李学乾

鲁山文史资料

第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
1994年12月出版 鲁山县印刷厂印刷

印数:1—1500册 定价:4.00元

2015/11/8

主审:杨锦岭

审校:高清云 买光明 王廷栋

李玉震 潘万发 唐智豪

陈继祥 贾清源 郭清辰

主编:李学乾

编辑:王中和 尹卓太 袁占才

校对:李学乾 王中和 袁占才

韩鲁峰 赵国安

目 录

纪念徐玉诺先生诞辰 100 周年

乡野诗魂/高本愚	1
徐玉诺的文学之路/韩雯潮	5
茅盾论徐玉诺	11
寻路的人/周作人	12
省市分别举行纪念徐玉诺诞辰 100 周年活动	4

往事漫忆/文香兰口述 李学乾整理	13
苏殿选在周总理家做客/王永年	33
工业劳模高振业/陈继祥	36
五十年代的干部作风/栗凌岐	39

新四军第五师某部在瓦屋/张仲礼	46
八路军到岳村/岳永生	47
我父亲保护八路军伤员的前前后后/李文举口述 李玉震整理	48
我对保护八路军伤员的回忆/钱振江口述 李玉震整理	52

冯玉祥将军治军条令/余子文	55
---------------	----

○目 录○

我在豫北晋南参加的抗日战争/朱治兴口述 程岷源整理	56
拨补新疆纪事/程秀琨	65
兵败白马洞 焚尸牛岭石/孙万才等口述 黄建召整理	
日寇在我村/林瑞五	78
日本兵在杨村/高中杰口述 陈学良整理	80
杨仪山轶事/孙来运 王中和	81
杨仪山在宛西/陈继祥	99
张钫来鲁山扫墓/张应五口述 凌省三整理	106
盗宝县长赵良卿/杨顺时	111
国民党河南省民政厅在袁寨/李文运口述 陈金展整理	112
沦陷时期许昌专署在赵村/霍年康	117
日伪时期的张良垵协军/王明河	123
兵连祸结话跑反/孙治国	127
吃舍饭/刘万聚口述 田光华整理	130
回忆马洼粥场/上官化隆	131
黄泛区难民/张仲礼	133
牛疙瘩打开楼张寨/胡全德、赵少武口述 赵义修整理	135
土匪打开邓寨的经过/白振华	137

○目 录○

我家移民青海的前后情况/张怀发	142
四棵树诗歌之乡的由来/余子文	152
奇人奇字奇书/李学乾 孙 玲	153
山村火神社/任宗毓	156
对李乘老墓碑的回忆/李逢昌	159
建国后鲁山的农业科技机构/吴 山	169
梁洼陶瓷/杨西仑	172
李丙泽与鲁阳中学/孙铸高	177
民间名医杨洪范/袁占才 李逢昌	144
对《关于墨子里籍的考证》一文的订正/宋熙然	35
对《四棵树花地湾无名烈士墓》一文的订正/杨顺时	126
对《河南自治军在鲁山的活动》试加补充/赵义修	183
对《鲁山文史资料》第九辑的几处更正/张仲礼	187
对《鲁山文史资料》第九辑的几处订正/焦 桐	188
对《三绝碑及碑文》的订正/焦 桐	190
1993 年优秀文史工作者获奖名单	191
编者的话	192



□ 愚本愚

乡 野 诗 魂

解放初期，有一个诗魂在伏牛山区游荡，他就是徐玉诺，就是鲁迅笔下的“寻路的人”。

他有时西服革履，气度不凡；有时穿长袍，腰缠丝涤带，胸前银须飘逸，回乡去身着月蓝粗布小棉袄，头戴马虎帽，象乞丐一样，引得孩子们在身后追叫，一撵一道街。

拾粪是徐玉诺先生的一大乐趣，粪箩筐和诗集是他随带的宝贝。粪是腥臭的，田野是清香的。他说：“闻其臭清香欲冽，得其臭才能变其清香。”清晨原野，人稀车少，花草芬芳，拾粪，背诗，作诗，是好时辰，能引起他遐想不已。他每抬满一筐，也不管谁家的地，就倒了进去。在乡间，穿长袍、挑粪筐的确也不多，拾粪、背诗、作诗三不误的更少，不知者，以为疯人呢！

那时节，土地改革开始不久，发展很不平衡。徐玉诺先生的身心都投入到运动中去。一日，农民们正在田里耕作，忽见一个挎短枪的和两个扛长枪的紧跟着徐玉诺，穿过露峰山，沿着崎岖的许鲁山路走来。有人喊道：“哎呀，徐老先生被押解回来了！”大伙拄锄遥望，一直目送他们走远。进得县城，公安班长问徐玉诺：“县府在哪？”徐老默然无言，头前走去。来到一个砖瓦院，县文化馆馆长肖荣亭慌忙跑出来。班长不知是文化馆，走上前“啪”地敬了个礼，递上一封信。肖荣亭拆开一看吃了一惊。信上写着：“各地、县负责同志：今有徐玉诺先生视察伏牛山区，希认真接待是荷！”信末署名吴芝圃。

肖荣亭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徐老你住县府吧。我领你去。”徐老说：“就住这儿，今晚跟你合铺。”

这一夜，他和肖荣亭共衾，谈了很久很久，从斗地主谈到发放救济粮，接下去是县里的文化教育情况，没完没了。夜里肖荣亭刚合上眼，就觉得腿上挨了一巴掌，徐老还没聊够呢！肖荣亭自己起来，见月光穿户，室内洒满清辉，天色刚过午夜。两人蹲被窝里，又唠起来。肖荣亭说：“放着那边好地方儿，你咋不去？”徐老说：“你读过《滕王阁序》吧？”肖

荣亭说：“读过。”徐老说：“还记得有一句话‘徐孺下陈蕃之榻’？”说得肖荣亭呵呵笑起来。

第二天，两人一路进了山区。走着走着，徐老脱下鞋子，挟在胳肢窝里，蹑脚蹑手，象偷儿一般，原来他是仄着耳朵听黄莺叫，不忍惊扰林中的鸟儿。

天晚了，两人走到山凹中一个小村子，进了家，见女人光屁股围坐在被窝里，裤子被下地的男人穿走了。他俩就借条席到外面大青石上宿眠。男人回来了拉他们进屋，徐老不肯。这一家他是熟悉的。五年前腊月二十三，徐老曾见这男人跪在一幅烟熏火燎的灶神画前烧香，供品是一碗清水，搭一棵葱。当时徐老感慨万端，写诗一首，题曰《送灶神上天》。诗是这样写的：“一碗凉水一棵葱，打发你老上天庭，你老去对他老说，就说我老老是穷。”

睡到半夜了，两人被小虫咬醒。那男人又寻来了，索性不睡，攀谈起来。徐老在谈话中得知，这里的地主很凶，佃户们还有畏惧情绪，心里很不安。第二天访察各家，果然如此，就吟了一首诗。诗中写道：“土地改革如煮鳖，咕咕唧唧不停歇，大鳖小鳖一起煮，可惜锅底没烧热。”几天后，徐老把诗交给许昌地委来蹲点的一位领导，那领导看了很不高兴。

又过了一阵子，徐老小跑进了县委，找到书记刘凤祥，口中嚷嚷：“严重！严重！”刘凤祥问出了什么事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山里老鼠多！老鼠太多！”刘凤祥笑了，安慰说：“老鼠多了我们多逮点猫进去。”

有一次，他又慌慌张张跑进县委提建议。一位副书记笑着说：“山里老鼠又多了吗？”徐老说：“非也，山里光棍汉太多了，要解决！要解决！”副书记说：“你放心，咱组织妇女

进山对象。”

徐老东奔西跑，去邱公城拣陶片，竟爬进土崖沟中寻到了一个石斧；去剧团讲戏，竟进入一出戏的角色中——为演员吵架评判是非。徐玉诺就是徐玉诺，不是张三李四，他有他的执着，他的憨态，也有他独特的聪睿。入说太颖慧的人有副愚相，做事显得幼稚，这就是大智若愚吧！还有人列了公式：诗人=哲人+小孩。这些，都体现在他的身上。

省市分别举行徐玉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

1994年11月5日上午，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、省文联、省作协在省文史研究馆会议室，举办徐玉诺诞辰100周年座谈会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葛纪谦等在会上讲话。

1994年11月2日上午，中共平顶山市委宣传部、市文联在平顶山饭店三楼会议室举行徐玉诺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。市委副书记张振河、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裴建中、副市长梁光中等参加活动，省文联副主席王岭群等也从郑州赶来参加了纪念会。

1994年11月2日下午，中共平顶山市委宣传部、市文联在徐营村凤凰山下徐玉诺先生墓前举行了树碑揭幕仪式，副市长梁光中等讲话，数以千计的群众和学生参加了活动。

徐玉诺的文学之路

□韩雯潮

徐玉诺名言信，字玉诺，幼名建知，1894年11月5日出生于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。玉诺少年时，家境贫寒，但聪慧机敏，发愤苦读。一九一五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河南第一师范学校，开始接触外国文学，对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泰戈尔诗风产生浓厚兴趣，萌生了以文教国的民主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。《新青年》的创刊，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。徐玉诺在其影响下试写白话文，其思想新颖，文字流畅，初露文学才华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徐玉诺成为河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他与罗绳武、曹靖华等人积极投身到印发传单，组织学生罢课和市民罢市，抗议北洋军阀及河南督军赵倜的罪行，支持山东人民的斗争，抵制日货的斗争中，但反动派的高压和学生运动的内部分化，使玉诺悲愤异常，痛不欲生。忧国忧民的强烈冲动，刺激了徐玉诺的创作欲望。1920年他写出了处女作《良心》，以法律和良心的深刻冲突，表达了他置身五四运动的时代感受，爱憎分明，展示了一颗赤子的良心。这篇小说发表在第二年一月北京《晨报》副刊上。不久，他经郑振铎介绍加入了大型文学团体——文学研究会，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二

五四浪潮的洗礼，使玉诺这个从民间来的知识青年开始觉醒、求索，但是周围无边的黑暗很快令他感到压抑难以承受。他诅咒、怒吼，以诗、小说为刀枪，抨击旧时代，控诉其罪恶。“兵吗/土匪吗/我为什么要怕他/他会怎样我/我并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/只有一个头/不用说，它天天疼着”——《疯人的浓笑》。“我曾经说上帝是凶残的/不然/为什么既然为人造下生/又设了多路的死/既然给及了相爱的情/又放出了无数的恶魔/兢兢业业到处工作着教人别离？”——《悲哀的人生》。继《良心》之后发表的小说《一个可怕的梦》、《钢腰老公》均以军阀混战、兵荒马乱为背景反映了在黑暗统治下民众生灵荼炭，日不聊生的苦难生活，读后令人凄然。一九二二年玉诺虽然分别在福州英华书院、河南临颖甲种蚕业学校教书育人，生活多么困苦，一腔愤恨却凝于笔尖。诗歌创作甚丰，笔锋也犀利非常，他在《夜声》里写道：“在黑暗而寂寞的夜间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只听得……杀杀杀……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！”六月，他和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、周作人、俞平伯、郭绍虞、叶绍钧、郑振铎等八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诗合集《雪朝》，收入玉诺新诗48首。八月，商务印书馆为他单独出版了诗集《将来之花园》，收入诗115首。书前有郑振铎的《卷头语》，书尾附有叶圣陶的长篇论文《玉诺的诗》，称赞他诗中“有奇妙的表现力，微妙的思想，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局调”。

徐玉诺曾于一九二一年初夏，到苏州乡间看望叶圣陶，二人情趣相投，回到家乡欲将母亲的照片（背面写有“这就是母亲了，看看他的眼睛和手，就知道他做的事情了”）惠赠叶圣陶，却不知何故未寄出。次年七月，玉诺离开福州回豫，途

经上海第二次访晤叶圣陶，宾主狂喜，彻夜长谈。后来，叶圣陶以徐玉诺为模特儿写了一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《火灾》，描写了一个热情而带点原始粗犷的诗人小说家言信的形象。徐玉诺也作散文诗《火灾》，同时刊于《小说月报》1923年14卷第1号，可见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厚。

徐玉诺的小说大多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，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兵匪横行的河南农村，包含着血和泪。早在玉诺求学鲁山县立高小时，他的叔叔徐海有一次给他送面，出城不久恰遇土匪攻城。霎时间，城上城下枪炮不断，叔叔不幸中弹身亡，尸体又被野狗撕吃。最后玉诺和父亲只找到徐海的一只破旧鞋子。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一九二三年六月发表的代表作《一只破鞋》就是以此为背景写成的，以真实的揭露并带有“原始性的粗犷”的风格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注意。七月，鲁迅“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”给徐玉诺写信，要他“把发表在《晨报》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”，鲁迅还表示“自愿作序”。但是被他婉言谢绝了。直至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他回忆时写到：

爱罗诅咒《狭的笼》，

鲁迅对他起同情。

愚笨无过是玉诺，

辜负先生一片心。

一九二〇年至二四年是徐玉诺创作道路上的高峰期，共发表有二百多首诗，二十多篇小说、散文及一些短剧，标志着玉诺在文学创作上的喜人收获，创作风格基本形成，因此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。王任叔曾不无过誉地称颂他是“绝大的天才”诗人。著名诗人闻一多高度评价玉诺的诗：“《将来之花园》在某种类中要算佳品，它或可与《繁星》并肩，我并不看轻他。”徐玉诺以其对旧社会的诅咒和对新社会

的企盼歌颂以及卓越的才华，在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。

三

一九二五年以后是徐玉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低谷时期。他和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关系中断了，多年不见一字。连茅盾也在《新文学大系·小说·集》“导言”中叹道：“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，然而他在未充分发展之前，就从文坛上退隐了。他在1923年至1924年间，创作力颇旺，1926年起，就没有看见他（我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间）。”这种情况的产生，一是徐玉诺没有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，远离了革命运动的中心，思想偏于低沉。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：“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，掀起大革命运动，香港总罢工成为死港……这次大反帝运动并未打动我的心绪。”另外，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《叫卖——自己的诗歌之一》署名“红嫂”和以后的“红嫂女士”也是一例。二是家庭生活的重压，为谋生计到处奔波，不能安心创作。一九二六年八月，他从吉林回到洛阳时，女儿雪荷已经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了。家中珍藏着一幅他怀抱雪荷，儿子西亚站在身旁的照片。玉诺饱含辛酸地在这幅照片上写道：“这正是受饿的时候，洛阳事不堪回首，幸有此照，得见雪荷女儿。”

徐玉诺虽然在文坛上沉寂下来，但他并没有完全停止写作，先后创办有《明天》、《申女》、《骆驼草》和《太平车》等报刊，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杂文等作品二十多篇首。同时，他又辗转山东曲阜、烟台八中、河南信阳、淮阳、洛阳、鲁山、南阳等地教书，认真讲授新文学作品，培植文学新芽，成为

一名出色的国文教员。

四

一九五〇年四月，河南省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徐玉诺出席了会议。会后，他被安排在省文联筹委会工作，任组织部长。十月中旬，在省文联举办的“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”会议上，他以《怎样学习鲁迅先生》为题讲了话，提到自己的作品，为婉绝鲁迅先生将其作品结集一事，表示“一定不辜负鲁迅先生的期望，再写二十来篇小说”（全文刊于《河南日报》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第四版）。十二月十四日，与省文联部分干部下乡洛宁县马店，收获良多，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，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政策，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对自己的思想也加以解剖。他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连日控（诉）美帝、日本、蒋匪罪行，得到极大教育，发现以往心怀救国，不识道路，不分敌我，所以到处碰冷钉子，吃到不少苦头。现在已明确人民政府、毛主席、共产党乃真合夙愿，乃真是救国家救人民的党和政府，才真痛快地工作一番，建议一番，开个新纪元。”徐玉诺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，获得了新的创作活力。他热情焕发，深入群众写出了不少作品：

小打瓜，圆周周，
巴掌打，指甲抠，
抠出白籽我吃喽，
抠出黑籽送朋友。
朋友挎个冬冬鼓，
敲一声，唱一声，
声援朝鲜人民军，

打倒美孚保和平。

——《小打》

月亮出来明晃晃，
姑娘连夜洗衣裳。
洗得净，浆得光，
打发哥哥上西康。
西康参加解放军，
奋勇前进救西藏。

——《西康话》

这些诗节奏自然，朗朗上口，不再是五四时代那样的自由体。而是大致整齐的民歌体，生活气息很浓。他在解放后还写了一些小说和民间故事。全民动员治理淮河时，他深入到鲁山西部沙河上游朱家坟体验生活，创作了《朱家坟》、《李翠的故事》、《朱家坟夜话》，以朱家坟为背景叙述了农民群众在两个不同社会的遭遇。语言朴实，故事生动，后收入一九五八年七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玉诺小集《朱家坟夜话》。

一九五一年初，河南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召开，省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，徐玉诺被提名为该会委员。此后，他不断深入各戏剧团体，调查研究，并给予越调和曲剧剧种大力扶植。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，徐玉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河南人民出版社并出版了他执笔改编的曲剧《红楼梦》单行本。

正当徐玉诺先生精神焕发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显身手的时候，不幸身患食道癌症，但他抱病写成《我与针法先生》，《父亲的一生》等文（未发表）。五八年二月，他仍参加省文联常委扩大会议，表示战胜疾病后，即深入农村，改造自己，从事创作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）。可是他的计划未待完成，便与世长辞了。